

SulianGequ Jiazuoxuan XuefanBian

1917—1987

Su Lian Ge Qu

Jia  
ZuoXuan

苏联  
歌曲  
佳作选

薛 范 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17—1987

# 苏联歌曲佳作选



薛 范 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丹芬

封面设计：于文盛

1917—1987

苏联歌曲佳作选

薛 范 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0 75 插页 2 图幅 612 图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553-052-1/J·49

书号：S127·3050 定价：3.95 元

# 苏联歌曲的发展道路

(代序)

薛 范

“阿美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宣告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时代的变迁，文学艺术不仅在内容，而且在体裁样式上也相应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就歌曲来说，苏联自二十年代后期就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样式，苏联音乐界习惯上称之为“群众歌曲”，以区别于西欧古典艺术歌曲和俄罗斯浪漫曲，区别于民间歌曲和俚俗小调，也区别于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娱乐歌曲(包括流行歌曲)。

群众歌曲这一样式，其源头最早似乎应上溯到法国。1789—1792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马赛曲》、《惬意啦!》、《出征歌》等等，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后期的《国际歌》、《起义者》等等，已显露了群众歌曲的某些音调语言和特征。但无论就数量、就题材内容、就影响的幅度而言，都不能与后来兴起的苏联歌曲相提并论。

群众歌曲发轫于18~19世纪的法国，发扬光大却是在20世纪的苏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苏联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群众歌曲大师；也没有一个国家象苏联那样，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群众歌曲作品。苏联音乐界把群众歌曲这一新兴的样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争得一席独立

的地位。象被誉为“进行曲之王”的杜纳耶夫斯基，他的优秀歌曲作品可以毫无愧色地列入世界著名的声乐作品之林。

继苏联之后，亚洲、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摩肩接踵涌现无数优秀的群众歌曲，甚至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的工人歌曲和黑人歌曲也采用了群众歌曲的样式。苏联歌曲对世界音乐文化所作的贡献，苏联歌曲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广为介绍、研究和借鉴。

\* \* \*

旧俄，它虽然留下了象《山岩》、《伏尔加纤夫曲》和《升起吧，红太阳》这样一些卓越的民歌，倾吐了对人间不平的控诉和对幸福明天的向往，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低劣的、带有颓废气息的小市民歌曲。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后的革命歌曲最先以清新而豪迈的姿态走向巷战街垒、走向游行行列：有根据旧俄民间曲调另填新词的《木棒之歌》等；有民意党人歌曲《光荣牺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你们已英勇牺牲》等；也有把外国革命歌曲加以改编并填上新词的，如法国的《国际歌》和《工人马赛曲》、波兰的《工人华沙曲》和《红旗》等等。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歌曲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一批新的群众歌曲——简洁而富有号召力的旋律，强烈的进行曲式的节奏，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和时代精神。其中一部分显然脱胎于旧俄革命歌曲和民歌，如《我们是红色战士》、《我们勇敢地去作战》等；在那些具有魄力、充满乐观主义斗争热情的现代民歌中，最出色的当首推《跨过高山、越过平原》。在那个时期，另一些受人欢迎的歌曲是由旧调填新词而产生出来的，如《送行》（别德内伊词）、《小河对岸》（柯奥尔词）

等。

在国内战争年代里，同时也诞生了专业作曲家的第一批作品，其中有德·波克拉斯的《布琼尼进行曲》（达克季里词）、米玖申的《公社之歌》（克涅捷夫词）和祖巴柯夫的《我们的火车头》等。而最有成就的当推达维坚柯，他善于革新和突出行军歌曲的典型手法，强调其中积极的、刚毅的特征。他在战后写的《布琼尼骑兵团》、《第一骑兵团》和《来福枪》（均系阿谢耶夫词）流传极广，被公认为是早期苏联歌曲的经典作品。他当时还领导了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大学生创作组的活动。在他的带动下，青年作曲家舍赫介尔、柯瓦尔和别雷等都有过不少建树。

这些新歌曲武装了红军战士和革命人民。在国内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到处可听到昂扬的歌声。

\*                      \*                      \*

苏联歌曲的繁荣是从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胜利巩固的年代开始的。尤其在1936—1937年，苏联群众歌曲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全国性的艺术活动。

三十年代，苏联已经结束了国内战争，开始在旧俄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生活。劳动开始走向集体化，失业现象逐步消除，工厂相继开工，食物配给证废除，商店里开始出售国家生产的第一批工业品。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曲，二十年代的歌曲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趣味和需求了。人民需要能反映国家新面貌的歌曲，能反映他们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能帮助他们满怀信心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歌曲。正是在这样的迫切呼声下，一批新颖的群众歌曲跃然而出。

在三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具有明确的公民意识的歌

曲，它歌唱的是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农民的新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新人。例如杜纳耶夫斯基的《快乐的人们》、《祖国进行曲》（均系列别杰夫-库马契词）和《热情者进行曲》（达克季里词），查哈罗夫的《沿着村庄》（伊萨柯夫斯基词）、克尼贝尔的《草原呀草原》（古谢夫词）、波克拉斯兄弟的《五月的莫斯科》（列别杰夫-库马契词）和肖斯塔柯维奇的《迎接》（柯尔尼洛夫词）等。这些思想上、艺术上成熟的群众歌曲在千百万人中间获得热烈的反响，因为这些歌曲唱出了他们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生活的主人的自豪感。

三十年代，人们对刚过去不久的国内战争记忆犹新，而未来的战争阴霾又时时威胁着苏维埃国土，所以那时的文艺作品对光荣的战斗传统、对国防的巩固始终特别关注。许多歌曲献给国内战争的英雄，号召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如别雷的《小雄鹰》（施维多夫词）、波克拉斯兄弟的《骑兵歌》（苏尔柯夫词）《告别》（伊萨柯夫斯基词）和《三个坦克兵》（拉斯庚词），李斯托夫的《搭枪卡》（鲁杰尔曼词），布朗介尔的《游击队员热列兹涅克》和《肖尔斯之歌》（均系戈洛德内伊词），诺维柯夫的《恰巴耶夫之歌》（博洛津词）以及杜纳耶夫斯基的《卡霍夫卡之歌》（斯维特洛夫词）等，这些歌曲在青年中间唤醒对父兄们英雄业绩的宝贵记忆，培养他们对祖国的责任感并准备迎接未来的战争考验。

在三十年代歌曲中，抒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占相当微弱的地位。广为流传的只有布朗介尔的《卡秋莎》（伊萨柯夫斯基词）、博戈斯洛夫斯基的《深暗的山岗静悄悄》（拉斯庚词）和查哈罗夫的《伴送》和《有谁知道他》（均为伊萨柯夫斯基词）等为数不多的几首。

这里特别一提杜纳耶夫斯基和查哈罗夫这两位作曲家。

杜纳耶夫斯基的歌曲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豪放的激情，是相信未来并亲手创造未来的“现代英雄”的写照。明快、开朗、活泼、健壮，是他的歌曲特点。他的《快乐的人们》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公民意识的歌曲，它具有欢快向上的气息，表达了高度的社会热情，并且在气质上是典型群众性的。歌曲的主人公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杜纳耶夫斯基的歌曲在当时的音乐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查哈罗夫非常熟悉俄罗斯农民歌曲。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非常近似民歌，并且以其真挚的感情、优美的旋律、含蓄的幽默感和愉快活泼而引人入胜。形式多样化、旋律丰富、节奏自由，极易为广大群众了解接受。

三十年代的歌曲艺术与二十年代的歌曲相比较，显得更有人情味，更易接近，更有亲切感。作者们摒弃二十年代许多歌曲中过火的豪言壮语和标语口号，继承了过去的优秀传统，同时从民间创作、从城市浪漫曲、甚至从古典的轻歌剧汲取有益的东西，开拓了歌曲样式的范围。

\* \* \*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入侵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自战争一开始，歌曲就成了祖国保卫者不可分离的亲密战友。作曲家用他独特的武器——音乐，参加了全民抗战，激励人们的斗志，也给予人民温暖和信心。歌声和人民一起度过严峻的岁月去迎接胜利。

最先响应战争的，是亚历山大罗夫的《神圣的战争》（列别杰夫-库马契词）。不到一星期就唱遍了全国。紧接着的是布朗介尔的《再见，城市和乡村》（伊萨柯夫斯基词）、别雷的《勇



士歌》(苏尔柯夫词)、弗拉德庚的《歌唱德涅泊尔河》(多尔玛托夫斯基词)等。诺维柯夫的《茶炊——火绳枪》和《瓦夏,好瓦夏》(均为阿雷莫夫词)是两首明快活跃、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队列歌曲。莫克罗乌索夫的《珍贵的石头》(扎罗夫词)虽然叙述国内战争期间一个黑海水兵怀着故乡的石头撤离陆地的故事,却有现实意义,歌曲深沉和浓重,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在战争之初创作的《海港之夜》(丘尔庚词)开创了“战时抒情曲”的先河,他把抒情的内容与爱国主义情感融汇在一起,格外扣人心弦。李斯托夫的《在窑洞里》(苏尔柯夫词)、布朗介尔的《等着我》(西蒙诺夫词)、还有佚名作者的《灯光》(伊萨柯夫斯基词)充满了对亲人的温情,在严酷的环境中温暖了无数人的心,传唱一时。而这一时期的战时抒情曲的力作当推布朗介尔的《在靠近前线的森林里》(伊萨柯夫斯基词),它既有略带梦幻一般伤感的怀乡情绪,又具备激发斗志的鼓舞力量。至于写在胜利前夕的弗拉德庚的《道路通向柏林》(多尔玛托夫斯基词)和诺维柯夫的《那一天已不远》(阿雷莫夫词)已经扫除了愁云,充满了胜利在望的乐观豪迈的气势。

遗憾的是,歌曲大师杜纳耶夫斯基在战争期间主要带领铁路员工合唱团跑遍全国,为工人和战士演出,较少从事创作。唯一广为流传的是他在1943年创作的《我的莫斯科》(李相斯基和阿格拉年词)。

如果说苏联歌曲起飞的1936—1940年是属于杜纳耶夫斯基的话,那么1942—1945年则属于索洛维约夫-谢多伊。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歌曲,体裁灵活新颖,手法别致,风格多样化,很少有雷同之感。《海港之夜》是恬静、悠远的,

《唱吧，我的手风琴》（达维多维契词）是稳健、流畅的，《当歌唱的时候》（古谢夫词）是凝重、深情的，《在阳光照耀的草地上》（法梯扬诺夫词）是诙谐幽默的，而《春天来到了我们战场》（法梯扬诺夫词）则是怅惘又昂扬的。由于他的歌曲多侧面地揭示苏联人的内心世界，其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杜纳耶夫斯基。

与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同时的，还有布朗介尔、莫克罗乌索夫、诺维柯夫和年轻的弗拉德庚。布朗介尔的歌曲柔和而真挚朴素；莫克罗乌索夫的歌曲深沉而富有诗情；诺维柯夫的歌曲清新而活泼开朗；弗拉德庚的歌曲舒展而自然流畅。他们的作品都非常受人们喜爱。

和人一样，在战争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苏联歌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经过千锤百炼，趋于成熟了。

\* \* \*

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歌曲创作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有显著的飞跃。创作队伍也大大扩展了。杜纳耶夫斯基、查哈罗夫、亚历山大罗夫、布朗介尔、李斯托夫、莫克罗乌索夫、诺维柯夫、米留金、卡茨、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弗拉德庚……除了上列几位歌曲大师活跃在歌曲阵地上之外，后继还有马卡罗夫、杜里柯夫、穆拉杰里、诺索夫、罗德庚等一批新进作曲家。

战后的歌曲从内容到形式益发丰富多样。最初几年，出现不少歌唱卫国战争的新歌曲。这是激动人心的、充满浪漫色彩的英雄们的故事，或者是回顾昔日的战斗、思念战友。如诺维柯夫的《道路》（奥沙宁词）和《白桦》（瓦西里耶夫词）、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共青团员之歌》（迦里奇词）和《同团的战友们，你们如今何在》（法梯扬诺夫词）、布朗介尔的《忧郁的

柳》(扎罗夫词)和弗拉德庚的《晚霞金黄》(多尔玛托夫斯基词)等。

军人返回家园，昨天的士兵重又成为今日的工人和集体农民。——这样的题材吸引了不少歌曲作者，因为它有某种象征意义：整个国家就好象复员军人，正卷起袖管清除战争的瓦砾、重建家园。杜纳耶夫斯基的《我自柏林来》(奥沙宁词)洋溢着欢乐和自豪；而布朗介尔的《太阳落山》(高瓦连柯夫词)则采用队列歌曲的样式唱出了一群战士重返家园的愉快心情。

歌唱党和列宁、歌唱祖国和首都莫斯科的歌曲也比三十年代增多了。

战后时期开始发展一种“抒情颂歌”。歌曲中祖国大地的形象，她的自然景色，她的一切无不激起人们心中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类歌曲的典范(继承了杜纳耶夫斯基《祖国进行曲》的传统)是诺维柯夫在战后创作的《我的祖国》(奥沙宁词)和《俄罗斯》(阿雷莫夫词)。从诺维柯夫这些歌曲中可以看出战后整个苏联歌曲创作的重要特征：它的民族气质越来越浓，它和民歌音调的联系越来越宽。

同样按俄罗斯方式写成的歌唱祖国的新歌曲还有莫克罗马索柯的《乡土之歌》(法捷耶娃词)、诺索夫的《我歌唱我的祖国》(丘尔庚词)、多鲁汉年的《我的祖国》(李相斯基词)、杜里柯夫的《祖国》(波鲁亨词)等。

战后歌曲创作的基本内容是反映苏联人民的和平劳动，反映劳动者新的精神风貌。例如查哈罗夫的《岁月将要逝去》(伊萨柯夫斯基词)、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手风琴在沃洛格达歌唱》(法梯扬诺夫词)、米留金的《列宁山》和《送别手风

琴手》(均系多尔玛托夫斯基词)。而格里埃尔的《劳动颂》(格列戈列夫词)则具有一种神圣庄严的气质。

年轻的荒地征服者的歌曲是在五十年代大批涌现的。垦荒者们从四面八方驶向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一望无际的土地。最先伴送那些志愿者上路的,是穆拉杰里的《我们快出发》(约德柯夫斯基词)和罗德庚的《新居民来到荒地上》(索洛亨娜词)。

继承了杜纳耶夫斯基传统的健壮而豪迈的青年歌曲,则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共青团员》(奥沙宁词)和《好》(别林斯基词)、卡茨的《青春万岁》(索甫罗诺夫词)、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起飞的时候到了》(法盖尔松词)、赫连尼柯夫的《列车飞驰》(斯维特洛夫词)等。

战后还专门出现大学生歌曲。作曲家恢复了古老的大学生歌曲的老传统,反映大学生们的友谊和爱情以及他们对事业的雄心和对理想的追求,例如诺维柯夫的《莫斯科大学生之歌》(奥沙宁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学生聚餐歌》(法捷耶娃词)、赫连尼柯夫的《大学生之歌》(高瓦连柯夫词)等。

战后还兴起了以保卫和平为题材的歌曲(包括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歌曲),表达了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愿望,歌颂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这类歌曲不胜枚举,但大多是采取进行曲式,值得一提的是杜纳耶夫斯基的《飞翔吧,和平鸽》(马都索夫斯基词),它却以抒情的手法来处理保卫和平这一严肃的主题,这在当时实属创举。

战后的抒情歌曲丰富多采。同战时那些主要写亲人别离或思念故乡的抒情歌曲相比,新的抒情歌曲更多表现明朗的情绪:久别重逢的欢乐、分享爱情幸福的快慰。例如索洛维约

夫-谢多伊的《在小船上》(列别杰夫-库马契词)、《请听我说吧,好姑娘》(伊萨柯夫斯基词)、布朗介尔的《没有比那花儿更好》(伊萨柯夫斯基词)、米留金的《丁香花儿开》(索甫罗诺夫词)、马卡罗夫的《有一棵枫树在森林旁》(施维多夫词)、赫连柯夫的《为什么我的心这样慌乱》(马都索夫斯基词)。新的抒情歌曲真实地诉说苏联人的内心世界和个人生活的体验,诉说真诚的爱情和友谊,其中最出色的是赫连尼柯夫的《忠实的朋友》和杜纳耶夫斯基的《你不要忘》(均系马都索夫斯基词)。

爱情歌曲的主人公是年轻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工厂里、田野中、工地上共同劳动建立了爱情。这类歌曲有莫克罗乌索夫的《索尔莫夫抒情曲》(多尔玛托夫斯基词)、布朗介尔的《金色的小麦》(伊萨柯夫斯基词)、诺索夫的《拖拉机手谢辽沙》(法盖尔松词)、罗德庚的《山楂树》(比里宾柯词)等等。

完全用另一种方式——纯抒情方式来出色地表现《卡秋莎》同样题材的,是诺索夫的《遥远的地方》(丘尔庚词)。

五十年代的大量抒情歌曲中出现了一个主人公。其实他早在三十年代末就已经露面。塑造这位主人公的,主要归功于索洛维约夫-谢多伊。那是一个来自工人新村或集体农庄的普通的不显眼的小伙子(或姑娘)——朴素、温柔、真挚。那位主人公的感受总是用民间最流行的歌曲样式表达出来:用圆舞曲体裁的有莫克罗乌索夫的《索尔莫夫抒情曲》和《孤独的手风琴》(伊萨柯夫斯基词)、列宾的《假如手风琴会说话》(法梯扬诺夫词)和罗德庚的《山楂树》;用抒情歌谣样式的有杜纳耶夫斯基的《红莓花开》(伊萨柯夫斯基词)等。不少抒情歌曲还含有幽默和轻微的玩笑,如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小伙子赶车》(格列查罗夫词)等。

最后，五十年代开始出现比过去越来越多的“纯”爱情歌曲：咏唱个人微妙的内心体验，歌唱男欢女爱，歌唱相聚的快乐和别离的哀愁……这类“纯”爱情歌曲自六十年代往后，更有扶摇直上的趋势。

五十年代的抒情歌曲中最光辉的作品无疑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于1956年创作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马都索夫斯基词）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首表现男女相悦的情歌，而实质上，是通过情歌的形式表达了对首都、对祖国的爱；是《祖国进行曲》这类歌曲的爱国主义主题在这里以新的面貌、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这首基于俄罗斯民歌音调上而又有创造发展的歌曲，貌似平凡却毫不简单化。清新的音乐语汇使歌曲形象具有个性，而且相当细腻，富有内蕴的诗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自问世以来，三十年盛传不衰，足可与杜纳耶夫斯基的优秀作品分庭抗礼。这首歌曲拥有世界声誉，成为世界音乐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这是苏联歌曲的骄傲。

\* \* \*

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如所周知，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苏联社会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变化不能不在苏联的音乐生活中、在作曲家的创作和群众的审美趣味中有所反映。

这一时期也是创作力量更新和年轻化的时期。杜纳耶夫斯基、查哈罗夫和亚历山大罗夫等歌曲大师已相继去世；许多年轻的作曲家如巴赫慕托娃、柯尔玛诺夫斯基、贝特罗夫、弗里亚尔柯夫斯基、埃什拜等相继崭露头角；而中年一代作曲家，如莫尔恰诺夫、奥斯特罗夫斯基、菲尔茨曼、弗拉德庚等更

趋于成熟；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诺维柯夫、杜里柯夫和穆拉杰里等有经验的大师们的创作中出现了新的气象。近几年来，阿法纳西耶夫、卡塔耶夫、塔利维尔吉耶夫、阿耶多尼茨基、克瑞拉托夫和沙英斯基的歌曲作品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政治歌曲，同已往几十年一样，自始至终在歌曲创作中占很大的比重。歌唱祖国和首都、歌唱党和列宁的歌曲一直在文艺创作中占一席重要的位置。而且每逢国内或国外有什么重大事件，歌曲往往率先作出反应。例如1958年苏联提出“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建设运动，苏联先进工人和农庄庄员纷纷组织“共产主义突击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诺维柯夫的《共产主义突击队进行曲》（哈里托诺夫词）出色地反映了当时苏联人民高涨的热情和精神风貌。在当时合唱进行曲只有在音乐会和广播中才有人演唱的情况下，独有这首合唱进行曲流行全国。这首歌后来被誉为“纯群众歌曲的范作”。

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给世代局促于地球上的人们展示了宏观世界的图景。它引起了多少人美丽的憧憬，激发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近几十年来，有关宇宙飞行的歌曲大量涌现，有布朗介尔的《出远门之前》（狄霍维琪内伊和斯洛博茨基词）、巴赫基托娃的《拥抱天空》和《希望》（均系多布朗拉沃夫词），甚至用摇篮曲体裁写的萨乌尔斯基的《孩子睡了》（沙菲朗词）也表现了对宇航员的敬慕和向往。

1952年在伏尔加河至顿河之间开凿大运河，1954年号召人们去开发西伯利亚和冻土苔原、去考察北极，随后又是在伏尔加河上和安加拉河上建设大型水电站，1974年又开始

在贝加尔湖至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之间铺设一条干线铁路……这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也是苏联生活中的大事，大批青年志愿投入这些伟大的建设工程，这一切都在歌曲创作中得到了反映，例如巴赫慕托娃的《地质队员》和《心儿不可衰老》（均系多布朗拉沃夫和格瑞本尼柯夫词）、阿耶多尼茨基的《青春相信有奇迹》（约德柯夫斯基词）、弗拉德庚的《我要带你去到苔原》（普里亚柯夫斯基词）、菲尔茨曼的《贝-阿干线铁路》和沙英斯基的《铁路》。

回顾往昔战斗的历程、光荣的业绩，对年轻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一直是苏联作曲家最为关注的题材。巴赫慕托娃的《歌唱动荡的青春》（奥沙宁词）、弗拉德庚的《共青团员之歌》（多尔玛托夫斯基词）、菲尔茨曼的《永远不朽》（罗杰斯特文斯基词）、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红石竹花》（奥沙宁词）、里亚多娃的《昔日进行曲》（弗拉吉莫夫词）、伊万诺夫的《我们的青春》（施维多夫词）、阿耶多尼茨基的《青春时代的管乐队》（罗曼诺夫斯基词）等歌曲在青年中间非常受欢迎。

无论是身受过战争创伤的老一辈，或从未见过战争的新一代，都对维护和平表示了特别的关注。歌唱和平与友谊，为和平而斗争的题材也一直是苏联歌曲中的最强音。战后初期的和平歌曲，如诺维柯夫的《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穆拉杰里的《国际半联歌》（均系奥沙宁词）、杜里柯夫的《我们保卫和平》（扎罗夫词）等等，我们听到的是千百万人对千百万人的召唤，是千百万人行进的步伐；但在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象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如果是全球年轻人》（多尔玛托夫斯基词）、穆拉杰里的《布痕瓦尔德的警报》（索博列夫词）、诺维柯夫的《俄罗斯少年叙事歌》（奥沙宁词）、巴斯涅尔的《白桦的浆液》（马



都索夫斯基词)等这样一些歌曲,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甚至采用叙事曲、抒情曲等样式来表现为捍卫和平而斗争的思想。柯尔玛诺夫斯基的《当还有凶手活在地球上》(叶甫图申柯词)和巴斯涅尔的《叮咛》(马都索夫斯基词)甚至以集中营死难者和战场阵亡者的亡灵名义向活着的人们敲响警钟:要警惕战争、制止战争。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愿世界永远有太阳》却借助一个儿童的口吻提醒人们对下一代的幸福和平负有责任。上述这些歌曲不再是进行曲式,不再是号召性的,而是带有宣叙调或抒情自白的性质。

自六十年代起,抒情歌曲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二十年代,个人爱情的主题是回避的,当时的歌曲几乎都是歌唱革命事件、行军和战斗、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三十年代的作曲家们做了一些尝试,将爱情题材和爱国主义主题结合在一起(如《卡秋莎》、《告别》等),并且在表达情绪时采用进行曲中常见的开朗、豪迈、欢快。即使写离别,也没有愁绪——歌曲作者宁愿代之以豪壮感、责任感以及对重逢的信心和希望。卫国战争期间,由于战争,抒情歌曲也起了急剧的变化。早先,表现重大题材似乎专属于群众性英雄歌曲的职能,而此时,重大题材也进入了个人抒情的领地,因为整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个人命运、个人的欢乐与忧患无不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由于战争造成亲人的离散和死亡,人们的心头是沉重的,抒情歌曲就往往带有沉思和伤感的音调(如《在窑洞里》、《当歌唱的时候》、《在靠近前线的森林里》等)。战后至五十年代末的抒情歌曲的主人公是带着手风琴或吉它的纯真朴实的小青年。而自六十年代始,苏联人民的视野更广阔更深刻了,已往歌曲中的人物性格平直、内心世界过于单纯,已经满足不了